

鄭逸梅文稿

俞平伯題



27B/50

郑逸梅文稿

特约编辑 沈伟方

责任编辑 张弦生

中 州 书 画 社 出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6开本 $2\frac{2}{3}$ 印张 37千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 10219·5 定价0.27元

前 言

古人云：文如其人。读郑逸梅先生文稿，自有坐春风而饮白堕春醪之感矣。先生温然其容，萧闲其性，淡泊其志，肫挚醇厚，具古人之风。余从学门下，常侍左右，得亲承音旨而以为快。十年浩劫中，先生身罹其害而心不存芥蒂，随遇而安之，泰然而处之，此先生洒脱之襟抱也。先生以文章负海内重望，慕名造访者，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人获其片缣零札辄宝之。此文稿即近年来应友朋诸好所请而写作之记、序、题、跋类。举凡诗词文札，金石书画，先生品评考实，短至百余言，长亦不过千言，其中固多轶事旧闻，足见先生之劬闻绩学也。昔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盛称陆游云：生识前辈，

年登耄期，所记所闻，殊可观也。移诸先生，亦足当之。而观石、听雨、石湖荡古松、东风时雨之楼、纸帐铜瓶室诸记，文质相宣，随境写怀，其为意也雅淡清真，乃有知足之语，放达之语，乐天安命之语，物我同得之语，流览于闲适之中，时时浹洽理趣，故于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在焉。犹记清沈德潜曰：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余则谓：有先生之洒脱襟抱，渊博学识，斯有先生如是之文章也。先生已届八十有七高龄，精神矍铄，视听不稍衰；笔力酣畅，犹存其当年掉鞅文场，与一时才俊争树盟帜之雄姿。沪上人士谓之老而弥健，洵非虚语。而今优游退老，颐养有得，又复履兹熙雍盛世，其述作其寿期均未有域限也。中州书画社约编先生文稿，余理不容辞，而刊行问世，以飨读者，亦沾溉士林之一端也。编辑既竟，不揣庸陋，略缀数语于此。

沈伟方

一九八一年二月六日

目 录

纸帐铜瓶室记	1
逸梅小品自识	2
纪石湖荡古松	3
听雨楼记	5
东风时雨之楼记	6
观石记	8
奇石题识	11
纪计儋石砚	12
常熟翁氏捐献书目册跋	14
虞山翁氏丛钞跋	15
翁松禅手札跋	16
跋虞恭公碑	16

高吹万百年祭	17
题高铨纪念册	19
吴湖帆小传	20
题吴湖帆书册	25
题吴湖帆画像册	26
湖帆书札跋	27
纪画家程士云	29
跋瓢隐居士石湖濯歌百首遗稿	31
沧浪吟稿序	32
花好迟斋吟草跋	33
跋金敬渊遗诗	34
芥藏楼诗词弁言	35
舍庵诗词残稿跋	36
石窗词稿序	38
陈瘦愚编年词稿序	39
倪铁池遗稿佚存序	40
题述庐自叙册	42
浙东诗话跋	43
阿聪笔札小序	44
跋顾曲杂忆	46

佛影细刻选辑小言	47
问潮馆主印存小言	49
题吴让之印	50
跋钱苏斋滕王阁序印谱	51
还印记跋	52
太龙印谱跋	53
题杨勤荣印册	54
古代彝器留影识语	55
宁贇碑识语	56
跋尤西堂遗墨	57
沈寐叟日课遗页跋	58
高太史临礼器碑识语	59
题王福庵隶书册	60
题王福庵隶书千字文	61
马公愚千字文跋	62
跋金母耿太淑人手临乐毅论	64
跋陈继昌手书诗卷	65
题沈拱之所藏扇册	66
丁景唐藏王二南书扇识语	67
寄沅填词图跋	68

云谿精舍图跋	69
跋载书返棹图	70
题放翁寻梅图	72
翠楼吟伫图记	72
题宣古愚山水直幅	74
题潘君诺画册	75
跋潘君诺花果册	76
题黄西爽山水册	77
稀龄宠贶录序	78
题萧伯逢八十寿册	79
十老留影记	81
附录：在“补白大王”家里	成莫愁 83

纸帐铜瓶室记

余吴趋人也，旅食沪壖，遂以传舍为定居，垂五十寒暑矣。且榜其居曰纸帐铜瓶室。陶子冷月为作图，茆屋三间，梅竹绕之，乔松亏蔽，一鹤梳翎而跼，陂沚突阜，交相映带，厥境脩如而饶清致。此冷月臆之所造，却为余心之所响而未之能践实也。顾纸帐铜瓶之为室，小楼一角，仅堪容膝，客至五六人，则并匡床扩而为之座，局促似辕下驹矣。余偃蹇于斯，啸傲于斯，掉翰操觚于斯，一簞一瓢亦于斯。春之花，秋之月，囿而未克尽领其消息与精神也。生平所蓄，典籍藁槩，名彦牍札，十散其八九，初而愠抑，寢久则释焉不之萦虑。为遣岁月计，订坠撫残，捃拾放佚，裒然复有所度。曰即此戈戈，亦足以娱我志，悦我魄，固不求缥帙牙签，法书妙绘，唐瓷汉鉢，贞石吉金之裔

皇藻雅以为贍备也。然萧晨寥夜，兀坐室中，不觉驰情兴象，断编零架，俄而卷轴纵横矣；丧耦凄帷，俄而槃匱左右矣；数椽之地，一枝之栖，俄而风廊水榭，苔径兰畦矣。夏之郁烁，遽尔凉生北牖；冬之冽沍，遽尔煦融南檐。逮一转念，此涉想之诞夸，触绪之矫妄，乃与余夙昔之襟抱相刺繆，则力予屏扫，返诸真璞。矧际兹熙洽盛世，退老有禄，寝馈无虞，乐我余年，忘其炳烛。香山居士有云：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味乎此言，则随遇而安，深为矜喜，有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因叹夫彼四悲五噫七哀九愁之辈，徒见其拘虚不达耳。是为记。

逸梅小品自识

此余早年之作也，东涂西抹，未加磨砢，致芜秽冗杂，靡有可是之处。今日坠简呈眼，为之一读一汗颜。古人云：著书忌

早。信然信然。但历年所拾丛残，于四逆肆暴中，悉归散佚，并东涂西抹者亦无一留度。复睹之余，有似重温宿梦，仿佛当年掉鞅文场，与一时才俊，争树盟帜，纵笔所之，不知义法矩矱之为何物。曾几何时，而余垂老气衰，敛笔焚砚，低徊掩抑，往复缠绵，则又不胜今昔之感已。

纪石湖荡古松

余久闻石湖荡之古松，未之往访也。丁巳之秋，应古松公社沈子逸轩之邀，始得逦回其间，一观其遗蜕。盖松生机阻遏，无复清荫敷舒矣。戊午春暮，与潘老勤孟，柳君北野，再度趋游，又复逦回其间，对遗蜕而凭吊，不可无一文以记之。树櫨矗干霄，大七八抱，有江南第一松之号，相传为元代杨铁崖所手植。铁崖，诸暨人，值兵乱，徙居松江，探古涉胜，吟啸自隐。是树为罗汉松

之盆蒔而移栽蕃茂者，历数百祀，轮囷盘屈，迥殊常株。自抗战军兴，倭骑焚掠，松遭火而枯其半，其偏荣者犹叶劲髯张，皮老鳞皴，各方裙屐来寻者，联翩不绝。海上画师刘海粟、程十发辈，且写生成为图卷。松本在楞严寺内，寺废而为小学施教之所，童竖好顽弄，辄以攀摘为戏乐，树经撼顿，寢失苍蘤。洎及前岁，树侧筑屋，掘地为坎，以沃石灰之浆，根被蚀而阳光被翳，乃日就萎蕤，虽有郭橐驼，亦无术挽回其寿孽矣。为补牢计，设栏楯周匝围绕，以免斧斤之伐。干裂为罅穴，豁然可容人。仰首上望，枝条尚留，如石之嶙峋，笋之攒簇，禽之翘尾，兽之奋牙。缅想森森蔚蔚之旧状，藐焉不可复睹，更越数寒暑，雨淋日炙，恐朽折殆尽，并此楂枿而不得见，则今日之所仅见者，不能不诧为眼福矣。伴游之沈子，谓距此而北二里许，别有一松，为其根茭之旁茁者。余等欣然随沈子往，于田塍之畔，果立一树，厥形乃相类，仿佛孺婴之肖母然。干约二三抱，生气勃勃，兀傲崛起，枝与叶疏畅有清致。深冀负乡土之责者，沾溉培护，善葆其

天，俾得贯四时挺千尺于无穷，则铁崖之余
徽流韵，永为游观者所瞻企，比诸蔽芾甘棠，
毋多让已。

听雨楼记

随园老人之为言曰：人之欲，惟目无穷，
目仰而观，俯而窥，尽天地之藏。余却谓耳
之为欲，亦足以并之。且有人籁天籁之分，
彼八音九成，此人籁也；流风时雨，始为天
籁。天籁之潇洒，远胜于人籁之嚣喧，尤其
听雨之为乐，处处得以领之，人人得以享之，
然知所领，知所享者，实寡其俦。此沈子逸
轩于其所居榜之为听雨，有独具之襟抱也。
丁巳秋暮，潘老勤孟见邀，访石湖荡之古
松，小住沈子之听雨楼。楼在斜塘之滨，夹
岸多植榆、柳、梧桐之属，摇曳楼前，映几
案俱绿。雏凫潜泳塘中，水涟漪生细浪，间
有一二野航，点篙而过，厥境清复，似披画

本。而宿止之夜，天忽转阴而雨，初而霖霖，继乃霏霏，檐霏达旦。诵苏子瞻洗足关门听雨眠之句，弥觉情趣之可挹。及起身，凭窗眺望，村舍堤树，迷濛一片；雨入塘中，圆涡扩展，由小而大，由大而消，消消长长，循环不已；而水禽益形纵逸，出没蓼葭间，充溢天机，漱涤万类。凝眸对之，举凡纷扰荣辱，眷慕喜戚，一切付诸浑忘，胸中茫然廓然悠然渊然，真有所谓超鸿蒙混希夷之概，此皆雨声之所助也。夫余偶得之而乐，则沈子终岁之乐其所乐，其乐固有无涯者矣。是为记。

东风时雨之楼记

陶子冷月，居沪壖之南，近市而不嚣，毗园而足息，是亦堪称佳境者矣。榜之曰东风时雨之楼。陶子秉铎上庠，优游退老，益以丹青自娱，胸中逸气，往往溢之于缣素。方其冥思兀坐，彼孩提扰扰其前，有若未睹

也；邻户喧喧其侧，有若未闻也。迈往熔金，兼综脉贯，有不期然而然者。平生屣迹，多涉乔岳巨浸之胜，巅崖崛犖，瀚沚澄深，顾盼骋怀，吐纳万有。迨夫拂楮濡颖之顷，遂构形兴象于灵府，振笔所至，奇诡不可名状。渴而润泽之，湿而苍化之，斯艺毕矣。夫何慊焉，尤进而拓樊昌绪，别辟霭濛溟濛云瀚水涵之月景；即潜曜韬采，而曜采自隐现于静穆幽渺之中，使人对之悠然而意远，悄然而神凝。曩北雍祭酒蔡子民先生赏之，以其独见逞臆，异标别徽，目之为新中国画，侪辈为之敛手慑服也。陶子志洁情芳，又复癖耽香草，摘华散藻，晕碧渲红。其画梅也，必错绣成堆；其画荷也，必缀珠盈盖。不以残苑零落，妄希入古，乃所以寓时代之精神，符世风之好尚。至若松也，菊也，芍药也，凌霄也，离离之枸杞也，灼灼之夭桃也，泊乎空谷之兰，小山之桂，南天之竹，西府之棠，靡不钩勒点染，极暄葩露叶，掩冉葳蕤之致，合黄筌富缛徐熙清妍于一炉而冶之。每一画竟，辄张之粉壁，骤视之，几疑锦屏翠嶂黼黻螭凤之昭宣炳焕也。是故疏林绕郭，

崇堞依岩，东风时雨之楼，忽为山水之窟；垂柳栖禽，柔条止蝶，东风时雨之楼，顿成花鸟之乡。盎然而春煦，萧然而秋爽，赧举飘发，更忘其扰扰喧喧之在其前在其侧也。则此东风时雨之楼，能不称为佳境也哉！陶子盘桓其间，克家有子，颐寿无涯，庶足以藐蔑矜诮，轩眉啸傲者矣。因乐而为之记。

观 石 记

毗陵许振翁，有石癖，因字问石，以衰积之夥，又榜其斋为千山万水人家。卜居沪西仙霞路畔，林木蓊翳，隐潜垣宇，似与尘世相隔，佳境也。承折柬见招，乃晨车往访，经岁不叙，握手腾欢，煮茗之余，出示其所藏雨花台名石，累累列于瓷盎，清泉倾注，顿显斑斓璀璨之文。翁曰：石有神品、妙品、逸品、佳品，一似包安吴艺舟双楫所判别然。若干年前，曾应和平公园主持者之

约，举行展览，凡两越月，观者以数万计，此即畴昔展出载誉归来之物也。且谓当观赏之顷，宜于灵府中先存以供奉诗情与右丞画意，然后接于目，印于脑，缘意会情，则诗若画自于个中垒涌而出，否则匆匆一瞥，不审芥子之纳须弥也。时一窗暄日，几案生辉，翁谓君斯时来赏，纤毫豁露，最为良适。随指骈比之四石曰：此梅也，菊也，竹也，兰也。凝视之，则横斜之梅，傲挺之菊，抱虚之竹，吐馥之兰，靡不具体而微，令人如涉身于畹畦篱落之间，亲挹其清芬逸韵也。又一石绛白分明，绛疑蒸霞，白似流水，一翼翩然而下。翁曰：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也。为之叹绝。翁更示一石，聚萼乱崖中，着一婵娟子，金姿宝相，月靥莲眸。余曰：此岂南海观世音乎？翁欣然而喜曰：然。当年获此石于雨花台，适为观世音诞日，其巧遇有非臆料所及也。而文石之蹊径别开者，则乌雏栖止于枝头，呢喃作细语，复有双狸奴相对伏，奕奕具神态。余曰：此中倘添一翩翩之蛱蝶，则毫皐成图，不啻丹青缣素矣。最殊异者，一戎装甲